





皇朝四代大統卷六

禮法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製女教

於章至是夫實始於用之矣一於表而制禮之謂曰教

訓教生 聖皇大明初禮教始於此

禮教始於此 聖皇大明初禮教始於此

禮教始於此 聖皇大明初禮教始於此

皇祖四大法卷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荆溪臣潘孔璧

同校

三阿臣陳克仕

治法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製九奏侑食

樂章至是大宴始奏用之其一奏炎精開運之曲曰炎精

開運篤生 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晏物阜民

康威加夷獠德被戎羗八珍有薦九鼎馨香鼓鐘鐻鐻宮

徵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茲遐福地久天長二奏皇

風之曲曰皇風被八表熙熙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
繡筵龍袞耀朝日金鑪裊祥烟濟濟公與侯被服麗且鮮
列坐視丹宸磬折在周旋羔豚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
奏南風繼歌賡載篇瑤觴欣載舉拜舞禮弗愆同樂及斯
辰於皇千萬年三奏眷皇明之曲曰赫赫上帝眷我皇
明大明繼集本固支榮厥本伊何育德春宮厥支伊何藩
邦以寧慶延百世澤被羣生及時爲樂天祿是膺千秋萬
歲永觀厥成四奏天道傳之曲曰馬負圖今天道傳龜出
書兮人文宣義畫卦兮禹疇敘皇極建兮合自然綿綿曆
數歸明主祥麟在郊威鳳舞九夷入貢康衢謠聖子神

孫繩祖武垂拱無爲邁前古五奏振皇綱之曲曰周南詠
麟趾卷阿歌鳳凰靈靈稱多士爲楨振皇綱赫赫我大明
德尊踰漢唐百揆修庶績公輔理陰陽我冠正襟珮都俞
在高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
穰獻禮過三爵歡娛良未央六奏金陵之曲曰鍾山蟠蒼
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聖主六代繁華經
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南北英雄豈但嗤曹
劉我皇昔住濠梁屋神遊天錫真人服手提三尺渡江
來詞臣早獻金陵曲歌金陵進珍饌諧八音繼三歎請觀
漢祖用兵時爲嘗馮異滹沱飯七奏長楊之曲曰長楊曳

皇三十四卷六
綠黃鳥和鳴齒莩呈鮮紫燕輕盈千花浥露日麗風清及時爲樂芳罇在庭管音嘒嘒絲韻泠泠玉振金聲各奏爾能皤皤國老載勸載懲明德惟馨垂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名無已大康哲人是聽八奏芳醴之曲曰夏王厭芳醴商湯遠色聲聖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惟 皇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餐布德緣羣生天庖具豐膳鼎鼐事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恒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行九奏駕六龍之曲曰日麗中天漏下遲公卿侍宴多令儀簫韶九奏觴九獻壚香細逐祥風吹羣臣舞蹈 天顏喜歲熟民康長若此六龍廻駕

鳳樓深寶扇齊開扶玉几景星呈瑞慶雲多兩曜增輝四序和 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年年奈樂何○丙戌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叅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情○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上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尊倣古制舉用賢才各因

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以擢用之母有所隱○是月延安侯唐勝宗右軍都督僉事張德以平衢處溫三府山寇人賜田一庄勅勝宗等曰古之爲將者其道有四曰智曰信曰勇曰仁智在算無遺策信在戰無後期勇以摧敵仁以撫下故能建立事功垂譽後世也邇者東浙山民嘯聚虐衆害民命爾等率師往討不逾五月而平之今賜爾田各一庄爲子孫世祿以酬爾功嗚呼成功不易保之尤難爾尚勉之

二月辛亥朔壬子 上以河南水災民饑命駙馬都尉李

祺往賑之勅諭祺曰河南奏黃河水決瀰漫數百里漂蕩民居百姓遷移不得寧處朕甚憫焉今東作方興民饑窘不得耕作特命爾往賑之無使一夫一婦不獲其所爾其欽哉祺承命而行復令齋勅諭布政司及府州縣曰大河之水天泉也必有神以司之若所在牧守得人政務修舉則其水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患而民安焉苟非其人則冲决城邑蕩折民居而牧守亦與其禍此感應之必然也去歲河南來奏河水漂沒數州田園一空桑麻盡爲所蕩良由牧守非人故耳方春東作將興民無衣食何以立命今特命駙馬都尉李祺齋勅往所傷之處優給其民雖

皇祖四九法 卷六 四
不足爲厚恩亦庶以少甦其困苦爾爲牧守者宜加修省以惠養其民無違朕命○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曰朕荷上天眷佑海嶽效靈 祖宗積德自卽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於版籍惟西南諸夷爲雲南梁王所惑恃其險遠弗遵聲教特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馬步並進征彼不庭大軍旣臨渠魁盡獲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民共知於戲福民永已聖賢之爲逆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家被罪惟西南諸夷應之故茲詔諭○乙卯置雲南布政使司改中慶路爲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布政使司

事勅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雲南之地其民尚兵上古以爲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中土故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皆中國所統曩元旣立行省數出朝臣望重者鎮之今思鎮彼非名臣望重者不能守也故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暫署雲南布政使司事事定之後除官代還賜六部尚書侍郎馬敕曰禮君賜車馬所以禮重臣示優寵也今尚書侍郎古六卿之職朝夕贊襄庶政非羣有司比而騎乘不具其何以振肅禮儀使百寮具瞻哉書不云乎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各賜馬以稱吾優禮重臣之意

皇朝四代通政使司試左通政張統爲雲南布政使司左
參政儀鸞司大使宋昱爲右參政通政使司左參議韓鑰
爲左參議試右通政范祖爲右參議以勅諭統曰古者尚
志之士必立身以行道道行則名成名成則貴身榮家以
顯親矣卿有志于古之士事朕左右能日省月察異於世
之昏愚汗濁者故特命卿以雲南方面之任正君子行道
之時也然雲南諸夷雜處威則易以怨寬則易以縱卿往
其務威德並行彼雖蠻夷豈不率服卿其敬哉將有無窮
之譽矣統既陛辭 上復賦詩二章以賜之○壬申詔雲
南諸夷曰自有元失馭羣雄竝起各擅聲教廢興疊疊民

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久之
羣雄弗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定元都肅清華夏奠安黎
庶邇年以來士不彎弧馬牧平野農安田畝人皆樂生惟
爾西南諸夷審邇聲教恃險弗庭納逋逃匿有罪肆侮中
華凡我朝臣孰不憤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旣平
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
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巳
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 上悉詔前諭之曰縣官
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者多由此出苟有善政及民
而民稱之美名卽傳於遠邇也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惡

聲亦不可揜也爲善爲惡朝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慎之苟治民有成績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閏二月辛巳朔甲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誥勅使任本州知州等官仍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等曰初命將軍令各土酋入朝本欲使之知中國禮教今思雲南新附人心未定卽令入朝諸蠻必生疑懼或遁入山寨負險不服若復調兵損傷必多莫若順而撫之示以恩信久則自當來朝矣

三月庚戌朔丁巳寧夏衛卒薛理言本衛軍十月鹽二斤於小鹽池倉支給其地隔越黃河去寧夏二百餘里往還

須半月計其負載道路之費得鹽無幾定州舊有鹽池去寧夏一百里若於此取鹽爲便從之。○癸亥以孔子五十五代孫孔克當爲曲阜縣知縣勅曰朕惟聖明之裔天必相之故能世其爵祿代有耿光終天地而不泯焉曩者衍聖公孔希學以曲阜世襲知縣孔克伸卒薦爾克當旣賢且嫡宜嗣其官已而衍聖公卒復召爾族長至京詢之咸以爾克當爲賢今特命爾爲曲阜知縣爾其修德循行敬事愛民保厥職任以無忝聖人之後則朕汝嘉往哉無怠

○乙丑頒軍法定律凡管軍指揮千戶到任務必先知衛所官旗軍馬之數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三次閱視違一

次者指揮罰俸兩月千戶一月百戶半月違三次者俱停俸三月違六次者俱停俸半年及兵衛隊伍老幼優給與官禁守禦之令凡二十九條皆參酌律意頒行遵守○丁卯命故濟寧侯顧時子敬襲爵勅諭之曰凡武臣子孫得世襲其爵祿者皆以其祖父有功於國家故厚其報以示不忘然觀自古以來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遂至傾覆朕每用慨惜爾父濟寧侯顧時功著國家茲特命爾敬嗣爵爲侯爾尚毋驕其志毋怠于事益篤忠貞永延國寵爾惟懋哉○丁丑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等遣人至京奏事先是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旣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

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留兵數并計歲用及稅糧徭役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等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糧則元司徒平章達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爲僧道及豪右隱占今但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司覈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上可其奏

夏四月庚辰朔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壬辰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州稅糧詔曰惟皇上帝眷我生民自統一以來雖暫有雨暘之愆而未至凶荒然每念江左之民減衣薄食助我興王供億浩繁勤勞特甚其江西浙江次第歸附及

定中原越大江達淮河漕河南之粟以抵北平勞亦甚矣近年以來二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官吏糧長不恤小民皆已逮問其今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官田減半徵收河南山東之民淳厚篤實畢力田畝無有巧取愚強凌弱之患然山東東給遼陽北給北平河南北供山西西入關中勞費亦均其今年夏秋稅糧一例優免○戊戌上海知縣王瑛以選力士不稱旨刑官以欺誑不敬論之給事中劉逵駁以爲貢舉非人律有定條選力士不稱而坐以不敬太重不當律意 上是其言命法司自今論決務從平恕毋或深文於是瑛得從輕論○癸卯以儒士吳顥爲國子

監祭酒 上諭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爲務記誦爲能則非所以爲教矣夫鐘鼓揚則聞於遠德義著則人樂從爾其慎之勉副朕意○丙午戶部奏天下郡縣所進賦役黃冊丁糧之數類多錯誤請逮問之 上曰里胥或不諳書算致有錯誤耳若罪之則當逮者衆且以郡縣之廣人民賦稅之繁其間豈無誤者令官爲給鈔市紙筆再造以進復有錯誤然後罪之○詔旌表遼東高希鳳裴皮鐵家時故元臣名祖自定遼來

歸

上問遼東風俗名祖言遼東地遐遠民以獵爲業農

作次之素不知詩書而其俗尚禮教凡子喪其父妻喪其夫皆日至墓所拜哭奠酒漿百日乃止服衰三年不飲酒食肉不理髮不游獵不與人語戲間有以歉歲食肉者鄉人共詆之又言往年石城有高希鳳者本光州固始縣人戊戌秋在遼東老鴉寨爲亂兵所掠力抗不伏亂兵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行十餘里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其子文殊孤姪僧保往高麗避難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携姪以行及 聖朝混一區宇居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

同歸守夫墓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其妻郭氏高麗人居渾灘自縊死於馬櫪希鳳從子高塔失丁亦爲父仇誣陷而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於魚塢所居之室一門五婦皆盡節義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卒裴皮鐵者疫死其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比葬之日陳祭辭柩畢縊于屋西桑樹而死鄉人義之遂合葬焉臣耳目所見聞有如此者 上爲之動容稱歎卽日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皮鐵家爲貞節之門

五月巳酉朔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入人徒罪 上責之

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爲御史而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可以再生乎命法司論勵罪以戒深刻者○丁巳命刑官凡囹圄囚徒貧不能自給者人給米日一升○巳未新建太學成其制廟學皆南向廟在太學東中爲大成殿殿左右兩廡前爲大成門門左右列戟二十四門外東爲犧牲廚西爲祭器庫又前爲靈星門太學正堂曰彝倫堂中爲祭酒司業公署左爲祭酒司業講授之所右西列席東向爲博士課試之所前爲太學門又前爲集賢門彝倫堂之後爲六堂曰率性曰修

道曰誠心曰正誼曰崇志曰廣業諸生肄業居之堂之東西皆列二館助教學正學錄居之丞簿有署會饌有堂厨庫井湏以次而列學之旁以宿諸生謂之號房有妻子者俱月給米贍之自經始以來駕數臨視至是落成遣官祭先師孔子命翰林院學士宋訥記其始末于石仍以舊國子學爲應天府學○辛酉命禮部遣官祭武昌右衛指揮僉事孫靖延平衛指揮僉事馬驥虎賁右衛千戶楊貴百戶嚴整驍騎右衛千戶余清靖與貴整征雲南清征施州皆戰死驥征龍巖病卒故各遣官祭之給靖家米三十石布十五疋鈔二百錠織金文綺帛各十匹貴整清家米各

二十石布各十五疋鈔各百錠俱爲營墳追贈官加三等驥家米十五石布七疋追贈官加二等清弟鈔二十錠○

壬戌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爲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前期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幄于大成門外是日旦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

禮導引官導

上出御幄就御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搯圭盥悅出圭詣酒尊所酌酒詣先師再

拜百官皆再拜搯圭執事官跪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

獻于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

獻如常儀導引官導

上復御幄易服乘輿詣學學官率

諸生先列于堂下東西

上御彝倫堂贊唱學官諸生行

禮五拜叩頭東西序立于堂下三品以上及侍從官以次

入堂西門東西序立贊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

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贊舉案禮部官奏請授經祭酒

跪受賜講官坐乃以經置講案叩頭就西南隅設几榻坐

講賜侍臣以次坐皆叩頭序坐于東西諸生北面以聽講

畢祭酒叩頭退就本位司業博士助教各進講如前儀畢

出堂門復位贊唱有制學官諸生列班俱北面跪聽訖五

拜叩頭禮畢學官率諸生先序立成賢街恭俟駕還明日

祭酒率學官上表謝上從之丁丑遣行人齎敕諭天下郡縣訪

求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幣聘之

遣送至京共論治道以安民生其見任教授學正教諭訓

導職專教訓不在舉例○敕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

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者朕統

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

三才圖會卷六
構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以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修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母忽○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

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因時任之其時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至其復命士卒無虞心乃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秋七月戊申朔己酉詔免曆日工本錢初頒曆民間有司例徵工本錢至是 上聞之諭禮部臣曰頒曆授時君職也而又徵歛民錢豈爲上之道哉亟罷勿徵○己巳旌表真定孝婦劉氏之門劉氏新樂縣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

時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甯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復病亦如之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謹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蚊蠅姑體腐蛆生席間又爲齧蛆蛆不復生及姑病篤齧劉氏指與之訣劉氏號呼神明剖股肉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舍側園中欲還合葬於舅墓哀號凡五年不能歸事聞上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表其門復其家徭役

八月丁丑朔己卯時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

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舉薦然得賢與否係乎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所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庚辰遣監察御史余公大往泰州審決重刑勅曰雨露滋生萬物以榮霜雪肅殺萬物以悴榮悴各當其時斯二儀之常經古今所不易者也今命爾往泰州審決刑獄爾其

皇祖四十九卷六
慎法天時務從至公毋獲罪于人神欽哉○辛巳命禮部
頒學校禁例十二條于天下一曰生員事非十已之大者
毋輕訴于官二曰生員父母有過必懇告至于再三毋致
陷父母於危辱三曰軍國政事生員毋出位妄言四曰生
員有學優才瞻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敷陳王
道講論治化述爲文辭先由教官考較果有可取以名上
于有司然後赴闕以聞五曰爲學之道必尊敬其師凡講
說須誠心聽受毋恃已長妄爲辨難六曰爲師者當體先
賢竭忠教訓以導愚蒙七曰生員勤惰有司嚴加考較獎
其勤敏斥其頑惰斯爲稱職八曰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

達治體敷陳王道許其赴京面奏九曰民間冤抑等事自
下而上陳訴不許驀越十曰江西兩浙江東之民多有代
人訴狀者自今不許十一曰有罪充軍安置之人毋妄建
言十二曰十惡之事有干朝政寔跡可驗者許密以聞其
不遵者以違制論仍命以所頒禁例鐫勒卧碑置於明倫
堂之左○乙酉 上諭禮部臣曰天下郡邑申明亭本以
書記犯罪者姓名昭示鄉里以勸善懲惡使有所警戒今
有司槩以百姓雜犯小罪書之使良善一時過誤者爲終
身之累雖欲改過自新其路無由爾禮部其詳議來言於
是禮部議上自今犯十惡奸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俗

及犯賊至徒者書于亭以示懲戒其餘雜犯公私過誤非干風化者一切除之以開良民自新之路其有私毀亭舍除所懸法令及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 乙丑監察御史章良以罪繫獄上疏自陳過咎 上曰知過能改亦人所難遂釋之左遷雲南府儒學教授 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薦舉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爲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

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爲迭興之閏位乃知秦爲漢閏隋爲唐閏元爲 國朝之閏亦已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文明之治則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年而已哉 上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由創業垂統之君修德慎罰以爲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反是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鑒之往古事誠可徵好問所言甚可取也○癸巳遣使勅諭平山衛指揮使司曰近東昌府

皇祖四子法卷六
奏言平山衛遣軍二百餘人歷郡縣追逮軍役凡民家養
子贅壻悉被拘繫夫朝廷軍伍之制有應補者當明移文
取之今不上稟朝廷而妄自遣軍徧擾吾民可謂無法矣
勅至其指揮陳鏞親率幕官至京具陳其由○辛丑監察
御史趙仁言臣聞治天下以得賢爲本宣教化以治民爲
先欽惟 聖心拳拳以天下之廣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一
官不稱其職除官拜命諄諄告戒至親且切蓋欲使斯民
樂於雍熙天下期於無刑而已曩者以賢良方正聰明正
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俾宣明教化撫安生民
授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將一考矣政績少聞

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爲從古以來知人
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
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代彼舊官其旣代之官就
令布政使司按察司考覈孰爲稱職孰爲不稱職孰爲平
常給以紙牌遣赴吏部再加考覈若有功勤廉幹者擢用
之庸怠貪鄙者罷黜之如此則官得其人人民被其澤矣

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
不得人民受其害今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考
其優劣然後任之以職爾等定議以聞於是濟等議爲七
條其一宜選文武之臣有才識者於公事暇時以所取秀

才一一延問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通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六科俱無爲不堪其二觀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寔能宜令京官於秀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量加陞擢不當者罰及舉主其三往者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精選可用者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命布政使司按察司具其善惡寔跡參其所言得失以爲黜陟其四秀才多郡縣一時起送其堪錄用者猶慮未嘗練習政務况又用非其才則非但速於獲戾民亦被其害矣今

堪用者止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遷重任其不堪任遣還鄉里者可令爲社師明經老疾者授以教官其五見任官員其間豈無才學之士廉慎之人初用秀才遠不可及今宜覈之果文學之士歷任老成有績可稱而無過者存用之或加陞擢與初任秀才參署政務所謂孝弟力田聰明正直者多非其人宜悉罷舉其六刑罰未省賦役未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興學校教民有方均平賦役使民無訟矣其七內六部都察院外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舉非其人則職廢必選通儒達吏練事老成明於治體可以任重者使居之

不可泛用非人議上從之○壬寅黃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爲吏所告湖廣按察司鞫之以聞上遣使勅曰安貞有犯法司如律按之固其職也然原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貞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訐之風矣勅至貞復職械其吏送京師○乙巳宥靖州衛指揮僉事龐虎等罪調臨安霑益守禦遣使齎勅諭之曰人臣之懷忠義者剛果正直未有欺蔽其君者也曩靖州經界不明朕謂爾等忠良之臣必能明之遣鎮撫畢安諭意再三豈謂爾等潛通賄賂賣棄其地入於蠻夷乃飾詞設謾非欺君而何致法

司問擬如律宥死貶隸編伍朕思爾等前勞旣多心所不忍今姑釋爾罪調雲南霑益臨安二衛守禦尚改過自新毋蹈前非符至卽行

九月丁未朔戊申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選其經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聞上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爲時用小大器使當隨其能毋使其才而不盡其用也○巳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惟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

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一錠○上諭吏部臣曰近徵天下儒士至京皆朕所與共論治道以安生民者宜優待之其有病卒者有司給棺槨具舟車送其家來朝而卒于道者亦如之○癸亥特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人按治二縣期以周歲遷官陞辭論之曰吏治之弊莫甚於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於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勿蹈因循○晉府長史致仕桂彥

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軍屯種墾闢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募民開耕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役使之樂於趨事及凡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閑之田無

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
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卽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
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
人情莫不願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
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旣猶父母之於子則民之於君
亦猶子之愛敬其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
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
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
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
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

聖德日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
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
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
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
不聊生而天不佑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
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佑而
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訓萬世不可以不講講之則理
明而心正措諸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
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世一篇敷陳大義

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七曰精
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
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臣豈可輕用
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
於提刑按察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
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
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舉廉勤淳厚者一
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
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材矣若新進人材且當試
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

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
刑者不可復贖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
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公平正大仁
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悉任之則天下
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
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誥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
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
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
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以真修寔踐使成人有德

小人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國朝之用矣十
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
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懷之以
威服之使四夷臣服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
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三伐高麗而中國蠹起
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
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旣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
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
不率服矣何煩勤兵於遠哉惟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
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關防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

未晚也十一曰蒐材俊古之材俊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
於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
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科悉已舉而用之若軍
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
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材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
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則庶可得奇材異能之士拔
十得一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
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
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朝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

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待問
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
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
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院官
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言無不
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上曰彥良所
陳通達事體有裨於治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
良可謂通儒矣○壬申儒士沈士榮上疏曰臣欽奉勅符
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
道以安生民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

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於臣者必皆進言矣欽
惟 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所
用臣宰豈皆不賢耶恐言之不能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
材故重勞於宸慮也況今智者自爲身計甘溺於暴棄愚
者不思自守累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
者無量材之實昔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事立諫不能
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
無量材之實也古稱才難周有九人而已況賢者之難遇
千萬不得一二如淘沙中之金厭沙多而不淘則金不可
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多

而不能成器願 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事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鑛之未去也此姑論用人之一事然所謂拔本者堯舜雖聖求諫不已況未及堯舜者哉 皇上翦伐群雄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於水火之中奠四海於枕席之安驅夷狄服中夏爲漢唐宋之君一洗北面戎虜之恥臣竊爲千古豪傑慶快無已豈不思瞻仰以竭愚忠贊一言之助哉今聞聖諭誠切備至感發臣懷僭述狂言干冒天威無所逃罪如蒙特賜優容給以筆札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

論庶事臣之願也 上嘉納之手詔褒諭曰昔周舍欲載筆操牘隨君之後日有所記月有所效歲有所得其君悅之卿八閩志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摠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於後世卿其勉之士榮福建人尋擢爲翰林待詔

冬十月丙子朔桂林府理定縣主簿楊時敏以罪謫戍雲南時敏延安府宜君縣人有母居家年八十餘時敏上言不歸省者九年矣願便道省視而後赴謫所 上憐其母老許之且復其官俾遂祿養○癸未桂林衛戍卒二人言

故元守將阿爾思蘭舊所部偏校三十六人今爲民全州
宜取置戎伍 上曰天下兵民版籍已定人方安業豈可
復擾耶此輩非挾私怨則希望恩賞耳命徙二卒於揚州
衛○戊子 上諭禮部臣曰學官所以造就人材模範後
進非老成篤學之士莫宜居是其令各按察司精考儒學
官不通經術者送吏部別用其有通經術能文章滯於下
僚者悉以名聞○壬寅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
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
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 至尊一日萬幾似此煩瑣何
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格習以成弊 上曰

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
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定議成式榜示中外 癸
卯北平民有爲人所誣逮至京者其子訴之事已白刑部
坐其子越訴都御史趙仁執奏 上曰子知父冤其忍無
詞聽父誣伏豈得爲孝子訴父枉出其至情不可加罪
湖州民進新粟慮有損別貯他粟爲備中途啓緘視有損
者易之及進所司以其竊啓封緘問坐棄毀御用物當杖
而徙 上曰原其情無他若坐以此律是以法傷人而不
究其情也命釋之

十一月丙午朔丁巳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近福建行

皇祖四子法卷六
都司及建寧左衛守禦官不奉朝命輒役軍士伐木修建
城樓因而私營居室極其侈靡軍士富者責其納錢免役
貧者重役不休今軍士忿抑來訴已令法司逮問五軍都
督府宜榜諭天下都司自今非奉命不得擅興營造私役
軍士違者或事覺或廉得其狀必罪之削其職○辛酉者
儒鮑恂等四人被徵至京先是禮部主事劉鏞舉鮑恂余
詮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于治體可備顧問遣使驛
召之至是恂詮長年三人先至京恂年八十餘詮長年亦
皆七十餘矣 上見之喜甚賜坐顧問一日 上召三人
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力以老疾辭 上諭之曰以卿

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從
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鄉以終餘年庶不負卿等
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翌日
放還鄉里紳後至授陝西鄠縣儒學教諭恂嘉興府崇德
人嘗授易於臨川吳文正公澂所著有太易傳義等書若
千卷藏于家學者尊之曰西溪先生詮安吉人長年高郵
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丁卯遣使齎勅諭各都指揮
使司曰近徵天下秀才至京已令試按察僉事俾出巡郡
縣以察守令致治之得失與民之利病旣受命而往政無
所聞未知果能設施與否及汗潔何如故特命爾等詢其

所行其實以聞毋以善爲惡以不肖爲賢其直言之無隱
○戊辰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提刑按察司俾各
舉其職凡府州縣社稷山川壇壝帝王陵廟必令修潔祭
祀以時忠臣烈士未入祀典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未旌
表者必詢訪其實以聞興舉學校察吏治得失戢豪強均
賦役存問鰥寡孤獨廢疾無以自振者舉行鄉飲酒禮及
民間欣戚慶慰宴會之際必以齒序伸理獄囚冤滯稽考
諸司案牘官吏廉能者舉之貪鄙者黜之徵求遺逸以進
諸朝賑贍流民以復其業倉庫錢穀必會其贏縮山川道
里風俗物產必知其所宜來朝之日則條列以聞著爲令

庚午廣州左衛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兵士以

禦倭寇

上謂工部臣曰兵以衛民今欲禦寇而以兵器

役民是民未被寇先有勞費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衛
所兵器有缺宜以軍匠付布政司聽其置局以民匠相參
造之母令衛所造作勞民 甲戌普定軍民府知府者額

辭歸

上諭之曰王者以天下爲家聲教所暨無間遠邇

况普定諸郡密邇中國慕義來朝深可嘉也今爾旣還當
諭諸酋長凡有子弟皆令入國學受業使知君臣父子之
道禮樂教化之事他日學成而歸可以變其土俗同於中
國豈不美哉復賜者額金帶及織金文綺五疋帛十匹鈔

四百錠

十二月乙亥朔癸未贈驍騎右衛指揮使郭成妾栢氏爲
貞烈德人栢氏北平人成病卒栢氏自經以殉事聞禮部
議比正妻宜降一等褒贈從之○辛卯 上諭都督府臣
曰北平大水傷稼屯田士卒不能自養宜卽命都指揮使
司月給米賑之勿令士卒有饑色也○辛丑濟南青州萊
州三府奏歲役民二千六百六十戶採鉛三十二萬三千
四百餘斤今歲久鑿山愈深而得鉛愈少乞停其役 上
曰爲物勞民非善政也其卽罷之○是歲旌表濟寧府嘉
祥縣陳秀妻成氏萊州府膠州民樂好義妻石氏陳州項

城縣民李唐興妻王氏同州朝邑縣民張三妻師氏永州
府祁陽縣民張伯通妻郝氏邳州宿遷縣民丁九妻李氏
吳彥禮妻鍾氏太平府當塗縣民孫文妻趙氏王德妻沈
氏貞節成氏等皆以年少夫亡誓不再嫁又旌表松江府
上海縣民任士中妻俞氏母女爲雙節之門俞氏名淑安
年二十而寡一女生二歲男始生五閱月姑先卒舅仕于
遠方家貧無所依親戚咸勸之再適俞氏曰吾忍令吾兒
呼他人爲父耶遂截髮自誓親戚復強之欲自刎衆懼乃
止以紡績爲業教育子女女長嫁俞邦用邦用亦早卒所
親憐其貧亦勸之更嫁女曰我再嫁夫家宗祀誰主之寧

死不改節以辱吾母乃歸與母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遂
旌表所居曰雙節之門安慶府懷寧縣民李忠妻王氏步
善慶妻陳氏並爲貞烈之門忠溺水王氏求屍得之號慟
欲赴水死姑救免之日夜號哭不飲食數日自經死善慶
爲婿於陳以疾卒陳氏哀慟三年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
兄弟乞養已終身父曰汝年尚少當爲汝更擇配女不答
卽日自經死事聞並旌表之

洪武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朔丁未時琉球國三王爭雄長
相攻擊使者歸言其故於是遣亞蘭匏等還國并遣使勅
中山王察度曰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環海爲國事大之禮

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育民行事大之禮自朕卽位十
有六年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報
王誠禮何期王復遣使來謝今令內使監丞梁民同前奉
御路謙齎符賜王鍍金銀印一近使歸言琉球三王互爭
廢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罷戰
息民務脩爾德則國用永安矣諭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
帕尼芝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內生民衆矣天恐生民互相
殘害特生聰明者主之邇者琉球國王察度堅事大之誠
遣使來報而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人隨使者入覲鑒其至
誠深用嘉納近使者自海中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棄農

業傷殘人命朕聞之不勝憐憫今遣使諭二王知之二王能體朕之意息兵養民以綿國祚則天必祐之不然悔無及矣○戊午勅諭遼東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卿等封至高麗賀正表知臘月中旬其使始至遼東安能及期到京其計之狡不過曰吾事大之禮已盡可以塞責矣其誠心安在哉卿等止其來使甚善今當諭之曰賀禮過期朝廷不納以明其罪○辛酉勅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爲土賦庶使共知尊君親上奉朝

廷之禮也○壬申北平按察司言安州高陽諸縣嘗被水三皇廟分司廨宇圯壞請修治上曰災害之餘居官者當卹民不可勞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寧居風紀之司正當問民疾苦以撫卹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然後爲之庶得先後緩急之宜今不卹民而以廨舍祠廟爲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治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于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乙亥朔戊寅旌表北平樂城縣民李大妻甄氏初甄

氏舅早卒奉其姑甚孝夫與其弟異居一日姑往視其次子家甄氏隨行不忍去姑側姑力遣之還甫三日甄氏心驚舉身流汗意姑疾也亟往省之果有以疾來告者甄氏沿道拜禱至姑側侍湯藥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以疾終既葬甄氏廬墓三年旦暮悲號不輟里人稱爲孝婦事聞詔旌表其門曰孝婦甄氏之門○癸未旌表登封縣孝子王中之門中家業農未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歿廬墓三年身被衰麻日食飢粥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顙天泉水湧出鄉里以爲孝感事聞詔旌之○乙酉旌表山西陽城縣民段節

妻宋氏貞節宋氏年二十七而寡姑年七十宋氏紡績以備養及姑年九十而卒喪葬盡禮撫育諸子至于成人守節不改年已七十有司上其事故旌表之○丁亥旌表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耻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乎遂自縊死事聞上以其素承父母之命於其父母家旌之○庚寅旌表饒州府安仁縣貞婦彭氏之門彭氏年二十七而寡守志七十六年壽百三歲按察司僉事周克敬以聞詔旌表之○丙申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時諫官關賢

皇祖四代法 卷六
言國朝崇尚儒術春秋祭享先師內外費至巨萬尊師之道可謂隆矣天下生員歲給廩米亦數萬石養賢之禮可謂厚矣今又建太學聚天下英才以教育之期爲國家用也奈何所司非人師道不立平居教養旣無其法及至選貢賢愚混淆至有缺員又或府選于州州選于縣致使爲師者不能各任其責甚至布政司按察司將俊秀有學問生員選充承差有乖朝廷育才之意今宜令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如考試中式則賞及所司教官否則所司論如律教官訓導停其廩祿生員罰爲吏如是則士有勸懲學有成效從之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

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

三月甲辰朔丙寅 上謂戶部臣曰鳳陽朕故鄉 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于豐起于沛旣成帝業而豐沛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宜榜諭其民使知朕意

夏四月甲戌朔甲申大同府言所屬蔚州去年隕霜傷禾稼民饑 上命永平侯謝成往發粟賑之○戊子賜文華殿大學士兼左中允全思誠致仕歸鄉里勅曰朕觀古人其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而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使

名垂方冊光照後世卿懷才抱德肩古志人惜乎以衰老之年志雖存而力不任朕不忍復勞特令卿還鄉里以撫子孫享其奉養不亦悅乎○庚寅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爲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鯪焚林而田禍及麇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乙未遣使齋勘合文冊賜暹羅占城真臘諸國凡中國使至必驗勘合相同否則爲僞者許擒之以聞○巳亥寧國府宣城縣民訴故元官田徵租太重積年逋負一十五萬七千六

百八十餘石民實貧困不能輸納戶部以聞詔自辛丑歲至洪武十三年逋租悉皆免徵

五月甲辰朔乙巳上諭兵部臣曰今在外衛所軍士月

給糧一石恐不足以贍其妻子而指揮千百戶多不能拊

循又令其自備兵器以重苦之其何以堪爾兵部榜諭之

自今士卒軍裝器械有弊者官爲給造若侵擾者罪之○

戊申上謂禮部臣曰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

數萬里彼旣慕義來歸則賚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懷柔

之意○庚申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州糧稅命戶

部諭其民曰五郡爲興王之地其民輸忠効勞助朕居多

今天下太平務使之各得其所故數免稅糧少酬其勞敢有恃強暴以侵漁小民者必置於法朕不輕貸

六月癸酉朔命各府選舉儒士吏員練達時務諳曉治體善于詞命者或三四人或一二人赴京錄用○戊子 上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苗也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爲害不淺矣

秋七月壬寅朔丁未詔天下都司凡所屬衛所城池及境內道里遠近山川險易關津亭堠舟車漕運倉庫郵傳土地所產悉繪圖以獻

八月壬申朔甲戌 上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者之賢否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紀之職近來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此無憚乃至闔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云吏稱民安豈知善惡貴于旌別舉措在于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皆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妄興大役苛察瑣細遺

奸不擒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戊子旌表孝子李英之門英邳州人年十五喪父家貧
力作養其母劉氏冬寒必溫衾席母常病疽英爲吮之數
日而愈母又病滯下英取糞嘗之味甜心切驚悸母尋卒
日夜號哭廬墓三年事聞詔旌表之○甲辰勅諭戶部曰
數年以來頗致豐稔聞民間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
豈徭役煩重而致然歟抑吏因緣爲奸而病吾民歟今歲
豐而民猶如此使有荒歉又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
有終歲勤動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苛
刻者重罪之

冬十月辛未朔詔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誥曰朝廷
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爾黔中之地官皆
世襲間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土官法叔
之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
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可特授中
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
朕一視同仁之意於是并賜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
帶○戊子高麗國遣其臣張伯崔涓貢方物詔却之且命
禮部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願聽約束其
中多懷欺詐視生隙如尋常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爲聲教

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爲誠意至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復以慶禮來進又非其時而至豈非侮慢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酋長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爲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旣專臣妾永守事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却不受仍與高麗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癸巳詔郡縣復設社學先是命天下有司設社學以教民間子弟而有司以是擾民遂命停罷至是復詔民間自立社學延師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預○乙未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其儀前一日執

事者於儒學之講堂依圖陳設坐次司正率執事習禮至日黎明執事者宰牲具饌主席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速僎賓以下比至執事者先報曰賓至主席率僚屬出迎于庠門之外以入主居東賓居西三讓三揖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兩拜賓坐執事又報曰僎至主席又率僚屬出迎揖讓升堂拜坐如前儀僎賓介主旣就位執事者唱司正揚觶執事者引司正由西階升詣堂中北面立執事者唱僎賓以下皆立唱揖司正揖僎賓以下皆報揖執事者以觶酌酒授司正司正舉酒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

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
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執事者唱司正飲酒飲畢以觶授
執事者唱揖司正揖僕賓以下皆報揖畢唱司正復位僕
賓以下皆坐唱讀律令執事者舉律令案于堂之下引禮
引讀律令者詣案前北向立唱僕賓以下皆拱立行揖禮
如揚觶儀然後讀律令有過之人俱赴正席立聽讀畢復
位執事者唱供饌案執事者舉饌案至賓前次僕次介次
主三賓以下各以次舉訖執事者唱獻賓主席起北面立
執事斟酒以授主主受爵詣賓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
答拜訖執事者又斟酒以授主主受爵詣僕前置于席交

拜如上儀畢主退復位執事者唱賓酬酒賓起僕從之執
事者斟酒授賓賓受酒詣主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僕
主交拜訖各就位坐執事者分左右立介三賓衆賓以下
以次斟酒于席訖執事者唱飲酒或三行或五行供湯又
唱斟酒飲酒供湯三品畢執事者唱徹饌候徹饌案訖唱
僕賓以下皆行禮僕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衆賓居西贊
兩拜訖唱送賓以次下堂分東西行仍三揖出庠門而退
若里中鄉飲倣此

十二月庚午朔癸未江西布政使司叅議胡昱言所屬永
新安福龍泉萬安諸縣地多山林盜賊時發請增設兵衛

皇祖四十九卷六
以禦之 上諭兵部臣曰民所以爲盜者豈其本心皆由
長民者不能撫字使衣食不給以致然耳豈爲兵少耶是
但知其末不知其本也○甲午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伏
誅濟洛陽人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
訓徒里中十四年前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
書初至官勤敏有爲嘗奏令諸司各置考功圖日書官員
所行事蹟以稽覈其勤怠又言今內外奏劄宜減省繁文
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卽決遣無久拘禁數月之間獄無
淹滯 上以濟有才頗信用之濟由是自負持法漸肆巧
詐性殘酷好以法中傷人凡意所不悅輒深文巧法以入

之無能自脫者濟與鄉人有舊怨乃誣搆下獄令郎中仇
衍等鍛成之嘗不奉旨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
者又爲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日久事之遲錯皆寬大
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 上
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庭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
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 上聞切責之曰
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
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
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 上
召濟諭之濟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微執獄官于

皇祖四大法卷六終
獄扼其吭而殺之其恃權罔上傷害善良類如此 上屢
訓諭之不悛會有告其在洛陽時嘗盜賈人驢賈人示重
賞濟得賞乃還之又強役其甥女閻氏爲女使濟妹亦早
寡姑老獨存濟利其家財盡掠取之攜其妹并一子以歸
其姑欲訴濟輒捶逐之於是監察御史陶垕仲等劾奏濟
瀆亂人倫有傷風教不可爲國大臣又擅殺獄官及言濟
奏事時置奏劄懷中或隱不言欲入啟皇太子至則又不
言乃復入奏覘伺 上意務爲兩圖奸計莫測 上怒乃
下濟獄并執侍郎王希哲郎中仇衍等詔廷臣訊之濟具
服其奸狀於是并希哲等誅之初濟父蒙來朝 上待之

甚厚濟亦常侍左右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潛刻碑以誇大
聲勢又所爲多不法由是見疎濟爲人有才辯然陰毒狡
險外爲諛悅嘗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略無建明但稱
曰真聖人真聖人故 上深惡其諂佞云



皇清四子法

卷六

四





